



# 公民之歌

时代文艺出版社  
列兵 著

## 公民之歌

---

作 者：列兵

责任编辑：刘德来

责任校对：刘德来

装帧设计：龙震海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)

发 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印 刷：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毫米 32开

字 数：450千字

印 张：23.5

版 次：2002年5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2000

---

书 号：ISBN 7-5387-0434-5

定 价：I·1426 36.00元

1

这是过程的形成，这也是过程的推进，这又是过程的裂变。过程的往复充满震撼，过程的轮回记满沧桑。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构成过程的特点；崭新和陈旧、进步和滞后形成过程的色彩；更迭和交替，融和和冲撞是填充过程的动力。

但是，每一个过程的开启和完结，带给生命的总是无与伦比的快感——激越、满足、遐想、渴望、充实、热烈、振奋、自信。

承袭是本能，创造是天性，超越是内涵。生命凝聚着力量，充满激情，带着智慧，周而复始地奋力推动一个过程的完结，又匆匆地启动一个过程的开始。假如，一个过程的结果很动人，那么，完结这个过程的过程就更动人。人人存在于过程的延续中，人人也都溶化于过程的进行中。

当王强注视着车管所工作人员灵活的双手，不停地在微机键盘上跳动，准确地将解放车的各种数据资料输入微机记忆程序，并在终端显示器上，显示出各种备查的文字资料时，他沉寂持重的目光中，流露出了中年人少有的兴奋和热烈。随着微机将各种指令信号分解成文字，他轻轻地读出了声：

产地：中国。

车型：大货。

厂牌：解放。

核载质量：30 千千克。

核发牌照号：A1998。

“哇，好吉祥的牌照号！”工作人员一面兴奋地搓着刚刚离

开微机键盘的手，一面惊叹着用愉悦的目光打量着王强。解释说：

“您这辆车的牌照号，正好与公元 1998 相吻。1998，多么富有激情的数字排列！”

“谢谢！”王强向工作人员投去了感激的目光。

此时，由于是一个工作日的刚刚开始，车管所的检车线和停车场都显得很空旷。使这辆刚刚固封好 A1998 号牌照，正在喷涂扩大号，拖着巨大车身的乳白色解放牌半挂牵引车，愈加引人注目。

这是一辆通体光亮剔透、采万物之灵气，集天地之精华，是人们以本能以外的另一种方式制造的生命。此时，它掩映在绿树丛中，呈现在一种行走机械的静止展示状态。只见它：形似银龙出碧海，神若白鹤卧青山。完全是一部点点传神、精雕细磨、千锤百炼的科学聚合体。优美的外形设计动静皆宜，棱角分明、明暗适中、尽情入理、主次有别、线条流畅，处处体现着制造的精良和力抵千钧的结构美。两排纳力容锋，动感十足的驱动轮与巨大车身尾部，两排厚重坚挺的承重轮，对称成四角。每四只车轮稳稳地擎起巨大货厢的一角。货厢下，四垛重叠呈塔状的钢板弹簧，以相互支撑和依托的个体，紧紧地将车体与承重轴连为一体，多点传导和分散着承载重物时，施向车轮传向地面的重力，减缓和吸收着行驶时，由于路面不平车身产生的震动力。加强的各部构件，以其各自特有的几何形状，填充和固守着各自特定的承载空间。以车轮为基点、以车轴为聚点、以车厢为端点，形成了一个极为稳固的行走承载方阵。两个单列的转向轮，如同两个各守一方的排头兵，身单力不薄，居前而不骄。稳稳地托负着整车动力源，控制装置和包藏着全车精魂，承载货物时呈流线体端点的驾驶室。正可谓：

精夺天功、巧胜神造；动能追风，静可生情。

作为一个过程的奋力掀动者，此时，王强望着 A1998 号解放车，这个刚刚获得新生的机械生命。他深深地被一种无形的、来自天地间、凝聚于这辆解放车的巨大力量所包容。那种从未领略过的感应力，来得强烈，也来得具体、更是不可逆转。1998 是数字极为平常的排列，也是富有特殊喻意的数字组合。一种纯属偶然的人们记年方式的符号排列，同这辆解放车象征生命起点的牌照号相符，仿佛给这辆解放车增加了特别绚丽的生命色彩，也给他平添了无限的想像空间。

1998 是端点，1998 是起点。是梦却现实，是跨越却看不到尽头。所有的一切一切，似曾相识，又倍感陌生。所有的感觉就像一次一掠而过的高速穿越；有发现也有遗漏，有清晰也有茫然，有亢奋也有郁闷，有放松也有拘谨，有坚定也有惶惑，有得意也有失落，有幸福也有痛苦，有选择也有盲从，有主动也有被动，有获得也有失去，有告别也有欢聚。记忆的支离破碎，讲不明白、更说不清楚，只有激情不减，惟有渴望没变。那是本能的呼唤，那是激情的沉淀，那是生命的梦幻。

像是融融的春日，又像是朗朗的秋月。天高云淡，湛蓝色的苍穹显得格外深邃高远。一种从未领略过的动感刺激，使他周身每一个细胞都涌满快意。快意中，面前掠过许多陌生而又熟悉的影像：太阳像一个匆匆划过的火球，月亮像一个不停跳动的银丸。更多的是分不清地点和个体，或是聚合，或是分裂的繁忙景象。忽然，他被一股清风卷入解放车驾驶室，像是欲逃离，像是欲追赶。他下意识地启动引擎，并轻轻地转动方向盘。顿时，感到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托起，拉动。他试探着将右脚移向加速器。顷刻间，眼前的景象变化得更加难以辨别。进而，便失去了方向感。昼夜交替间，时而云团翻滚，电闪雷

鸣；时而碧空无垠，繁星闪闪……

恍惚间，他听到了一个清脆的提示音。

“请记录出发时间，系好安全带。我们要做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。”

紧接着，他觉得解放车加速到了一个新速度。又是一阵景象的急剧变化后，产生了一种静止的悬停感。纵目远望，那是一块相对于起飞地永恒不变的阳光地带。

这时，他又听到了那个清脆的提示音。

“我们现在已定位于出发地的上空。你可以任意选择方向。可以去追溯过去拜访祖先；也可以超越现实，参观未来。但是，都不可走得太远。因为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极为有限。”

“请放心，我是一个心理素质很成熟的人。”他不以为然。

“还是多做一些心理准备。因为，我们要穿越时空，去饱览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漫长过程。过去的许多场面惊心动魄，十分悲壮，未来的许多场景也会很惨烈。”

“多谢提示。”

紧接着，他有目标地轻轻转动方向盘。当他意识到，眼前的景象是自己正在为解放车固封 A1998 号牌照的情景时，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无边的坐标轮廓。坐标的横轴代表着无限的时空、纵轴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。两轴之间、那条呈攀升之势的曲线，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水平。曲线的端点是 1998 年，曲线的起点却十分遥远。那条曲线几乎找不到一段平直。只能看清是由无数个点聚合而已，小点凝聚成大点，大点排列成线。每一个点都有沉积的痕迹，每一个点都可以划分，每一个点都可以寻到根源，每一个点也都可以求证出位置。每前一个点都是后一个点的基础，每一个点都独具特色和特殊的平衡机理。每一个点

都留有厮杀的裂痕，每一个点也都记满了生命的欢歌。点与点之间，只有存在形式上的差别，却看不到存在样式上的不同。更没有大小之分，色彩之别。纵目远眺，每一个点都闪耀着夺目的光环。没留下欢乐，也没留下悲苦。只能听到不绝于耳的反复评说，有真理也有谬误，有总结也有预测。

此时，当他深深地被眼前那条略呈下滑之势的无数闪光点所吸引时，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。穿过无数光环，他寻找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时空隧道。当他轻踏加速器的片刻，随着一阵严重不适的眩晕，许多熟悉的景象一掠而过。待他转过神来，他看清的第一个景象是，1976年天安门下半旗，一个古老的民族，正在为一个民族巨人的离去而悲恸。第二个景象是，1949年，那个刚刚离去的巨人，正在他的战友们簇拥下，在同一个地方庄严地向全人类宣布，他的民族从此将开始一个历史新纪元。

再往前，景象变得越来越混杂。但分外引人注目的仍然是，那位民族巨人和他的战友们，为民族利益奔走呼号，为一个阶级寻找真理。以惨烈英勇的斗争救民族于危亡，以卓越不朽的业绩证明人类前途的光明。斗争的场面宏大壮观，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粗重喘息声，炮火硝烟飘散又重起，那片古老的大地被一汪汪殷红的鲜血浸泡，使那片大地由嘈杂变得宁静，由贫瘠变得肥沃。以一个又一个的前所未有，装点和填充那片美丽富饶的大地。景象颇为清晰的是：

那位巨人和他的战友们，为平息骨肉火并发动的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。还有那位巨人和他的战友们，在极端的艰难困苦中，同外族进行的异常惨烈的民族疆土之争……

又是一阵急急的穿越，许许多多惨烈的厮杀场面，他越来越看不清原由，许多恬静的生活场景也变得越来越陌生。但

是，他清楚地认定，那些在那片大地上，以各种姿态存在的长发男人和被男人紧紧拥抱于怀的女人，肯定是自己的祖先。那些以各种姿态存在的，视方框字为异物的男女，不是偷偷潜入的外族奴役者，就是明目张胆的掠夺者，或是心态各异的外族使者。除了在这样的形象中，再也找不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外，脚下的那片大地仍然是那么亲切。

又是一阵急急的穿越，许许多多的场面变得更加陌生。只是被频繁更换国号，那片广阔的大地还是那么亲切。因为，他依然可以看清长江、黄河和万里长城……

再往前，当他看不到长城的踪影时，他产生了一种失去依托的本能恐惧感，他再也没有勇气去仔细观看冷兵器时代，人们面对面的厮杀，也看不清更加遥远的景象。

这时，他被一个端坐天端，周身环绕着无数耀眼光环的长者拦住了去路。只见老者微微一笑，轻声问道：

“来者何人？”

“王强。”

“座下何物？”

“解放车。”

“座下之舟可谓妙哉！何故使它有此追星赶月之力？”

“是中华精良科学的制造技术。”

“是也！我的好子孙！”

这时，只见老者脸上挂满欣慰，一面捋着长须，一面慢慢地立起身来，眺望着远方说道：

“在下子孙们听清：

面对大自然的选择，人类是一个统一体。面对生存的选择，人类是一个对立体。面对本能的选择，人类是一个竞争体。对立产生平衡，竞争产生差异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找不到任



何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存在竞争的个体，也找不到一个不是依附的个体和不是相互依存的群体。随着人性趋于成熟，以各种手段面对面的厮杀，也许可以减少或避免。但是，在人性走向成熟的过程中，加强自身和自身依存的那个群体，尤其重要！因为，强者永远也不会失去对立体，弱者却永远也难以找到永恒的附着体。优胜劣汰，大自然的法则不可逆转；弱肉强食，也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悲歌。所以，你是一个生存者，你也是一个依存者；你是一个自身的责任者，也是你依存的那个群体的责任者，这个群体可以是你的家庭，你的单位，你生存的那座城市，那个空间，那个民族，那个国家，那个星球。”

“老人家，您是？”

“我就是你们常常拜祭的黄帝。是你们的始祖。好喽，你回去，你回去吧！”

顷刻，只见老者轻轻一挥手，在容不得转念的瞬间，随着周身涌起一股顺时的快感，解放车的穿越似乎更加迅猛。他清楚，那是一股来自老者刚刚为解放车注入的时空动力。

在一种微微攀升的快感中，他看到了修筑长城和开凿大运河的宏大场面。看到了人们正用一个小巧的仪器辨别方向。看到了人们正将蒸汽机、内燃机装上行走机械。看到了各种人造天体，在面前一掠而过。渐渐地，他在一种倍感舒畅的时空内，情绪趋于稳定。他一面仔细地观看眼前画面，一面猜测着画面情节的根由。

那是一个刚刚别离的那位老者的子孙们备受屈辱的年代。只见一个以挖煤为生的中年男人，提着一把滴血的矿工镐头。轻熟地潜入了一个山腰小院。片刻，男人带着一个背着孩子的女人，一面催促女人离开家门，一面嘱咐道：

“你们快走，我一定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！记住，孩子长

大后，一定让他循着我的足迹，将侵略者赶出国门，直到将他们在我们的国土上杀尽。一定让他去寻找救国真理，树立真理。他的名字就叫王树理。是树立的树，真理的理。”

又是瞬间的穿越，他看到了一个群情激昂的宏大场面。他见到一个壮实的男青年，他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签和一朵大红花，精神抖擞地行进在一个被无数人欢送和嘱托，雄赳赳、气昂昂的队伍中。他看得出，那个男青年就是当年，那个逃出山腰小院的女人背上的孩子。

又是一阵急急的掠过，他看到一个男童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紧紧地拥抱在怀里的情景。只听男人说：

“从今天开始，我的名字要改一个字。将真理的理，改成礼仪的礼。因为，我们的民族已经真理在握，日渐强盛。我们不仅要结束屈辱，我们还要创造文明，我们还必须承袭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为全人类树立起一个向往文明的榜样，重塑我们中华民族礼仪之邦，礼仪之源的美好形象。为了预祝，我们的民族久盛不衰永远繁荣富强，这孩子的名字就叫王强。”

这时，又见一个怀抱男孩的女人飘然而至，只听女人说：

“你们瞧呀，我这儿子生就是一副富态相！哼，小杂种，长大后要给妈挣个金山，再堆起个银山。多娶几个媳妇，一个媳妇生一个像你一样的小石发。别像你那个不中用的爹似的，天生就是个不中用的老废物！”

他认出来了，那个与女人争着抱孩子的男人，就是父亲王树礼。那个女人就是现在他们称为老妈的生母。那个男孩就是襁褓中的自己。那个抱着另一个男孩的女人，就是当时外号叫“杨蛮子”，现在因改嫁被人们称为徐老太的老女人当年的风采。

又是一阵急急的掠过。他看到了背着书包的自己，正在那

个背着书包的叫石发的男孩愣愣的盯看下，在父母的争夺中，毫无主见地痛哭着。紧接着，他发现自己又被一个陌生的女人搂在怀里，让他叫妈妈。而且，在那个同时，他也首次尝到了做哥哥的愉快。当他以童年的顽皮，意识到那个突然来到身边，怯生生地叫他哥哥的叫王锋的男孩，是一个与自己有别的异物的瞬间，由于一个更小的叫王锐的弟弟迅速出现，将他称为大哥，将那个叫王锋的男孩称为二哥，他无论如何再没有感到两个妈妈的区别和两个弟弟的不同。

接着，他看到的是自己参加唐山大地震时救灾的场景。那一具具形态各异的死难者遗体，被他和他的战友们徒手从瓦砾中挖出，装上运送尸体的军车，偶然遇到一个带有生命气息的，又被他们急急地抬上军用救护车。

也就是在那时，他看到了自己面对纷繁的世界，首次出现了目标明确的生命抉择。他在血与火的洗礼中，领略到了生命的含义，生命的脆弱。也感悟到了军人的使命感和荣耀感，是来自永不屈服的抗争。也跨越了生命的基点，开始了一个全新意义的生命起点。

几乎是同时，他和他的战友们，又被一种巨大的民族悲痛所包围。他清楚，同他们一样列队整齐，神情肃穆的军人，正在为远离民族的伟大领袖，人民军队的伟大统帅而悲恸。

又是瞬间的穿越，他被一处炮火硝烟的战场所吸引。

“哦，那不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吗？看清了，连长于本正正在调整全连的兵力分布，二班长张宇松在排雷；三班长石发正在带领全班战士向敌阵发起冲击；四班长姜良栋正伏在一块巨石上，在坐标图上标划敌人火力点的方位；五班长李兴正在同敌人肉搏。噢，我呢？难道我没有参加战斗？不对，没有参加战斗，怎么会那个场景那么熟悉？噢，看到了，那个

正在带领全班战士，配合三班班长石发迂回冲击敌阵的一班长，不就是我嘛！”

“欢迎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凯旋！”

欢呼声惊天动地，却一掠而过。一瞬间，他觉得解放车载着他进入了一种螺旋状态，眼前的景象变化得更快。鸟瞰脚下的那片大地日新月异，高楼崛起，工厂林立，难以看清冬夏之别，只是觉得一个接一个，金色的秋天纷沓而至，五彩缤纷，目不暇接。此时，他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异样的亲切感和投入感。仔细品味，他意识到，此时刚好是自己为解放车固封A1998号牌照的那个早晨。

改出螺旋后，他觉得解放车是在进行一阵更加迅猛的穿越，眼前的景象也变得未知和新奇。

这是一个充满快乐，处处高唱着凯歌的早晨。人们在享尽了昨日生活的富足之后，依然有勤劳的人们，迎着冉冉升起的旭日，进行着增强自身素质的体育锻炼和孜孜不倦的晨读。更多的是在舒适的卧室内沉沉地酣睡，依然在为往复昨日的欢乐做着体力准备。

自从一种叫做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注入了人们的日常生产劳动中后，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，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剩余价值。人们再也不用为基本的生活资料终日奔波了。甚至，有一部分数量相当的人，每日只需在闲适中，尽情地享用由社会和他人提供的丰厚的生活资料，花天酒地，极尽挥霍和践踏之能事。这些人，除每日只需进行旨在维护和保持自身基本体能外的活动，再就是研究明日享受的新内容。

还有一部分人，是处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工作，也没有足够时间快乐的状态。他们工作时羡慕闲散人，闲暇时，羡慕工作的人。在他们的生活中，总是有一种无奈的被动和被异物驱使

感和厌恶感，总是充满了许多无法名状的抑郁和不满足。只有为数很少的人，他们在责任的驱使和目标的吸引下，终日潜心钻研各自选定的，足能促使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也能使自身获得极大快乐和满足的课题。

终于有一天，平静的生活在喧嚣中，发生了严重的失衡，也开始了可怕的逆转。当那些终日生活在快乐享受中的人们，被铺天盖地的信息误导，得知有一部分人终日生存在他们从未领略过的工作和创造快感中，他们自身却终日生存于，由那一部分勤劳的人们制造的核反应堆，粒子加速器和难以分辨的“克隆”异物威胁中时，他们在那些总是得不到满足，又总是能够制造出许多蛊惑人心的新闻的人们驱使和怂恿下。一瞬间，他们对勤劳的人们展开了拉网式进攻，他们千对一，万对一地试图要将那些勤劳的人们，在一夜之间杀尽。当他们在越来越匮乏的物质生活中意识到，他们在狂暴中杀死的人，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文明创造体，在他们那个群体内，再也找不到能够将他们的种种幻想变成现实的人时，一面将矛头转向蛊惑和纵恿他们的那一部分人，进行旨在报复的、更加残酷的厮杀，一面哀叹自己的末日正在逼近。

忽然有一日，一种不知源自何处，被命名为1号病毒的细菌，突然袭击了某一片大陆。病菌迅速地激活了，久存于人们身上的“贪欲”和“狂暴”的病源体。

人们在被这种病毒感染后，显得毫无抵御能力，先是作为病菌的繁衍体和寄生体，后又是病菌的载体和传播体。不论种族，也不论地域。发病的初期，患者是处在一种缓生的膨胀快感中，然后，随着快感的消失，便是一阵紧似一阵的烦躁。这种烦躁找不到抑制的良方，更寻不到根除的妙药。只有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劫掠财富中，才能得到一时的缓解。当烦躁者发现

这个世界越来越清贫，越来越狭小后，他们变得愈加狂暴、残忍。进而，他们专门以破坏同类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快，以杀戮同类为荣。常常是大群体地袭击为人类提供能源的核设施，赖以生存的水源和空气。

在一座光线暗淡，伤痕累累的建筑内，只见一些面带疲惫的各国政要、一边以质疑的目光相互审视着，一面忧心忡忡地签署了一个旨在呼吁全人类有良知的人，向病菌宣战的联合声明。

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漫长暗夜刚过，眼前划过的是一片疯狂的战争场面。弱肉强食，人们旨在利益获得上的剧烈分争和联合，利用已经掌握的各种手段相互杀戮，相互吞噬。男人失去了责任心和性欲，女人更是以追杀男人为快……

也不知又过了多久，在一个很远，很远的光亮处，他见到了三个高大的身影正忙碌于一群人中间。在这群人中，有的神情凝滞，木讷静立；有的奄奄一息，生命垂危；有的已体无完肤，站立着的是仅剩下的一身隐约可见的累累白骨……

这时，只见三人中的长者，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老人，一面调整着人群的分布位置，一面声音沙哑地说：

“剩余价值，剥削和人们无穷无尽的物欲，是酿成今日悲剧的根由。”

“还好，尽管我们这些战士十分疲惫，战争又进行得如此漫长惨烈，可我们毕竟胜利了。我们可以断定，现在在所有的宇宙空间，只有我们这里才有人类生命的存在。”另一个身材略矮，捋着胡子的老人说。

“嗯，共产主义胜利是必然的，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嘛！只是，我们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！不过还好，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，不破不立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。噢，亲爱

的弗拉基米尔·尹里奇，列宁同志；亲爱的马老，卡尔·马克思同志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可以进一步扩建和完善，我们理想中的那座大厦的时候啦？”

“是的。我亲爱的同志；只是我们要建造的那座大厦，工程还十分浩繁。尽管你们二位都比我年轻，可也都是一大把年纪了。仅凭咱们老朽，恐怕再有一万年也难以落成完善。”马克思深情地打量着面前的两个战友。

“亲爱的马克思同志，请放心！你看——”列宁指了指远方簇拥在一起的人群，接着说：

“我们加速建造这座大厦的力量，就在我们那些无产阶级战士和觉醒的人们中间。”

“是啊，在这里，我还要高呼一声，人民万岁！”毛泽东眯起了他那双深邃的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感情复杂地说。

“只是苦了这些娃娃们喽！”

又是一阵迅急的穿越，他感到光线很强。他渐渐地发现接近了一座从未见过的大厦，远远看去，这座大厦金碧辉煌，流光溢彩。坐落在离太阳很近、很近的地方。当他走近细看时，他看清了构成这座大厦的所有材料，竟是人类的骨骼和闪着耀眼光芒的智慧结晶：有政治家的辉煌业绩和科学论断，有科学家解答的自然课题和发明创造，有文学家、艺术家优美的名言佳句。

“哎！哎！！哎!!! 起来！起来！！一班长，你的阵地都被敌人突破了！”猛然间，王强的听觉神经，被一个近乎于粗野的声音强烈刺激，他急忙起身，迅速地睁开眼睛，见是老战友李兴和弟弟王锋、王锐站在面前。李兴接着抱怨道：

“别人忙得不亦乐乎，你却躲在这里睡大觉，做美梦！哎，是不是给我们描述一下梦境呀？”

“嘿，看来知我者，还是我亲爱的五班长。”王强一面抚弄着自己躺卧过的草坪，一面佯装不悦地站起身来。

“梦境当然很好，不过也很沉重。只是刚入佳境，便被你这个鬼东西给搅了。”

“哎呀！我的两位大哥，你们就不能改变一下相互的称呼吗？都多大岁数了，还一班长，五班长的？让人听起来都觉得寒碜！嗤，兵头将尾，有啥值得炫耀的！”王锐用嘲讽的目光打量着王强和李兴。

“哎，小弟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，或者说是浅薄了。在我们之间，什么称呼也没有我叫他一班长，他叫我五班长亲切。”李兴不满地看着王锐又说。

“因为，在我们看来，那称呼毕竟凝聚着我们相互之间的一种依托和期待。那毕竟蕴含着我们生命的一个起点和共同点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就连石发，那个并不十分看重我们那段军营生活的家伙，你不管他怎样扬言要重新评价那段军旅生涯在他整个人生中的意义，可我们见面时，我要是直呼他石发，或现在的职务，不喊他一声三班长，他准骂我李兴对他有成见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！”王锋正了正眼镜，打着圆场说。

“你们之间的称呼，也许是有一种别人领略不到的境界，或是存有一种特殊的信息密码。”

“嗯，还是作家的评价比较客观！”李兴满意地冲王锋笑了笑。他扫了一眼解放车崭新的牌照，又转向王强说。

“哎，一班长，蛮幸运的嘛！A1998，是偶然的巧合？还是天将降大任于你呢？不过，能做好这么个家伙的灵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！”李兴饶有兴致地围着解放车品人论车。

“喂，五班长，差矣！差矣！1998，对你们这些身肩重任的法官来说，也许是最富有激情，是一个千年一遇，又是一个



世纪末一展雄才的好机会。可对我们这些找不到娘的平民，似乎……我王强再也承担不起一班长的美称和责任喽！时至今日，我也许再也没有什么灵性可言，真可谓朽木不可雕也！”王强说着，脸上现出了无限的失落和凄苦。

“好啊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你一班长能不能大约给我估计一下，让我什么时候来参加你的追悼会呀？老战友嘛，总有一些寄托和不了情。既然，你现在已经对自己失去了最基本的信心，我看这一天来的越快越好，反正活着也毫无意义，而且还很痛苦。”李兴边说边停住了脚步，他望了望王锋和王锐，然后，将辛辣无比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王强身上，使人感到他的目光比语言更尖刻。

“废话！假如我真的郁闷至死，那也没必要告知你们任何人来参加我的什么追悼会。有那个必要吗？有什么好追悼的？一个孱弱的生命消失，绝不值得引起任何同类的悲哀！”王强说着，也将透着几分倔强的目光移向李兴。他又问道：

“不知法官大人在百忙中，到处找我这个无用之人是何用意？是履行神圣职责，执行公务呢？还是受人之托另有图谋？”

“一派胡言，不怪当年咱们的老同学江萍说，你王强一向是以常有理著称。一阵痛快的发泄过后，反倒伺机对他人反唇相讥。公务如何？受人之托又怎么样？就不能是我的某种个人行为？反正我李兴找你肯定是有目的的。”

“好，那你说吧。”

“就这种气氛？你的这种精神状态下？”李兴显得极其失望。

“哎呀！你总不能不允许耕牛在奋蹄前喘口气吧？我王强还是能听懂你五班长的话的。不管是忠告，还是提示，我还没到麻木不仁，撞墙不觉的地步。记住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生命绝